

治沙英雄石光银： 干成治沙一件事，就算没白活

新华社

6月2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石光银缓步走上领奖台，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戴上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作出杰出贡献。”这简短的出场介绍，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副宽厚的肩膀扛起来的不凡事业，也为“治沙人”的故事写下梗概。



荒沙不治 穷根难除

【风沙之苦填满儿时记忆】

一场盛夏的雨洗净了陕西定边县的天空，石光银带着孙子石健阳走在自己亲手栽下的樟子松林带间，分辨不清的鸟鸣奏响清晨的狂欢，松针仍旧挂着前夜的雨滴……眼前这片6000多亩的绿洲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狼窝沙”。30多年前，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它的名字一样险恶，沙丘纵横，狂风肆虐，流沙随时都能威胁人的生存空间。

生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石光银自小吃尽了风沙的苦，“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四季黄沙漫天成为当地群众的梦魇。为了躲避流沙侵害，石光银的父亲曾举家搬迁9次。

【不治沙，就会一直穷下去】

风沙填满了石光银的童年记忆，成为那个年代定边人难言的苦楚，“地炕烂草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皮，十户九家穷”，这是当时毛乌素沙地边缘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一阵风刮过来，沙子就上了房梁，昨天还高高的麦子被埋得什么也不剩了，那样的环境一亩地只能产一二百斤粮。”石光银回忆道。

当地资料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

沙进人退局面持续恶化，连片的“不毛之地”严重制约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不给大家把沙治住，这个地方的穷根儿就拔不了，我那个时候下定决心，以后就干治沙这一件事。”石光银说。

战天斗地 大漠传奇

【“砸锅卖铁也要把沙子治住”】

至暗时刻，往往有勇士前行。

当选海子梁公社圪塔寨村小队队长后，石光银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经过三年苦战，成功造林1.4万亩，使海子梁有了第一片绿洲。

1984年，石光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股份治沙公司——新兴林牧场，承包荒沙3000多亩，卖掉了家里的84只羊和一头骡子，带上几户村民干起了战天斗地的治沙事业。天公作美，这一年的雨水给石光银帮了大忙，栽下的树苗成活率很高。

喜人的变化鼓舞了石光银的斗志。1985年，他再次立下军令状，要承包治理5万余亩荒沙。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海边，不少人担心他的诺言难以实现，这里何曾见过一棵树？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不干不行，乡亲们口中的那个“石疯子”翻身骑上骡子，裹着草籽走进沙窝窝。

【苦战“狼窝沙”】

在承包的沙地中，占地6000多亩的“狼窝沙”最难驯服，这里沙梁挨着沙梁，常年大风不断。1986年，石光银领着上百号人，在“狼窝沙”一扎就是几十天。饿了就掰块玉米馍，渴了就舀点沙糊糊水，困了就在茅草庵子眯一觉，树

苗全靠人一捆一捆背进沙窝，而几场大风过后，刚栽的树苗几乎全部被毁。

因为缺乏经验，头两年栽下的树苗成活率不到30%，苦没少吃，树却不见活多少。“当时很多人都不干了，我想治沙不能蛮干，于是就跑去问专家，看看人家怎么种树。”石光银说。问了林业专家后石光银才知道之前的治沙方法并不科学，只有乔木、灌木结合栽种才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第三年春天，石光银带着群众再战“狼窝沙”，借助“障蔽治沙法”搭设了800余公里的沙障，凶猛的流沙终于得以巩固，九成树苗都活了下来。

造林一生 福荫一方

【生态好了，致富就有奔头了】

“狼窝沙”的名字留了下来，和石光银栽下的树一起成为那段岁月的见证。

如今，这里成了毛乌素沙漠边缘牢固的生态屏障。30多年间，石光银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植树5300多万株（丛），反复造林面积达35万亩，彻底改变了当地“沙进人退”的历史。

漫步林间，脚下的沙土柔软湿润。石光银蹲下来，搓起一把青苔，乐呵呵地科普道：“这就是植被良好的表现，就是这个东西把沙子变成了土，沙子才不会流动。”

固沙，已是一个久远的话题。生态恢复，成了石光银永恒的梦想。

进入新世纪之后，石光银意识到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粗放造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够显著，低产林改造成为他新的计划，通过不断改良，以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已达100多万株。“林子的生态效益好了，经济效益就上来了，致富不再是一句空话。”石光银说。

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治沙公司仍在探索林下经济发展的前景，按照“治理荒沙，开发利用荒沙”的发展战略，走“公司+农户+基地”的路子，把治沙与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先后开办百头肉牛示范牧场、3000吨安全饲料加工厂、千亩樟子松育苗基地、千亩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千亩辣椒种植基地和5万亩生态林等十多项经济实体，惠及农户1000多户，使沙区群众年人均收入过万元。

【治沙造林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传承】

“种树和培养娃娃是一样的，要精心呵护才能成才。”树荫下，石光银悉心地把造林的经验一点一点传给孙子石健阳。他攒了多半辈子的心得成为孙子学习林业知识的“传家宝”，25岁的石健阳高中毕业后选择了林业技术专业，已成长为懂得林业科技的第三代治沙人。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想把学到的林草专业知识和高新技术带回这片土地，不光要把生态变好，还要发展好林下经济产业链。”石健阳说。

爷孙俩并肩，那片沙地，已经草木繁盛；那股干劲，在年轻的血液里更加炽热。

历尽艰辛引水来 雪山秘境冰酒香

新华社

雪山之巅云雾缭绕，雪山脚下绿意盎然。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布村村民吾堆在自家的葡萄园里整理着枝丫，等到收获季来临，他就会将葡萄采下，酿成甘甜可口的冰葡萄酒。

德钦县干热河谷多，高山峡谷地区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适宜葡萄生长。9月葡萄成熟时气温降到零下，果实挂霜、结冰、自然发酵，一个月后再采摘，酿成冰葡萄酒。截至2020年底，全县规范化种植葡萄1.38万亩，葡萄产业蓬勃发展。

然而，对于布村的老百姓来说，农业用水问题一度是困扰他们的难题。

“我从2001年就开始种葡萄了，但由于水不够用，结出的果实稀稀拉拉、又小又酸。”吾堆说，看着附近村里种出的葡萄比自家的饱满很多，他心里特别着急。

“藤上‘串串’太少，企业来收购的时候会把价格压得很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露出苦涩的表情，“一年只能赚到一万多块钱，日子不好过。”

水引不来，布村村民深受其苦。布村党支部挂包干部都吉扎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都吉扎巴是一名“95后”党员，从小生长在布村，深知村民对水的渴望。云岭乡实行干部职工挂村包组制度，全乡干部职工均挂包一个农村党支部。都吉扎巴成了布村党支部挂包干部。

回村后，都吉扎巴立志为乡亲们解决用水难问题。为此，他到附近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将水从扭巴村引到布村是可行的办法。但由于两村之间存在矛盾纠纷，扭巴村村民不同意将水源引至布村使用。

都吉扎巴和乡镇干部多次前去协调谈判，终于将矛盾疏通，签订了引水协议，在两村间铺设管道、加设蓄水池，实现水源共用。

水源难题解决了，都吉扎巴原以为大功告成，谁知长期缺水导致村民们对水过度渴望，布村内部又出现截流抢水问题。

村里纷争不断，这让都吉扎巴犯了难。后来，通过和村民积极沟通，他想出了破解之道。布村共60户，其中在村里有地的42户通过抽签决定用水顺序，每户按顺序自行开关阀门，确保家家户户有水可用。

前前后后5个月，引水工程总算完成了。“现在挺和谐的，扭巴村村民也很配合，再没出现过缺水问题。”都吉扎巴说。

引水到田后，吾堆家的葡萄长势喜人，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以前只有4亩葡萄地，现在在水来了，我在荒地上也种了葡萄，一共有7亩多。”看着葡萄越结越好，吾堆自己酿起了酒，卖给过路游客，年收入有10万多元。

都吉扎巴为布村解决用水问题是迪庆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一个案例。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迪庆州各部门制定了民生实事计划和党员为民办实事清单。截至6月底，全州2066个党组织共制定民生实事计划6000余件，完成约3000件；制定党员为民办实事清单近3万件，完成7000余件。

“布村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越条件，又有冰酒这一特色产业。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我相信布村会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村落。”都吉扎巴说。

